

19秋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交流小结

2020-11-02 15:49:24

从上海到都柏林的十三个小时，是这场放逐的序章，落笔是惴惴不安的——放逐半年的人生旅程，究竟能够获得什么？再回首，爱尔兰的晚霞总是很美，海洋总是广阔，浩瀚宇宙里，我的渺小逼迫我思考，而对自我的叩问终于跟上生活的脚步。学会不以“获得什么”为目的的生活，才是生活最该有的面貌。爱尔兰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让我缓行，感激这场放逐让思考跟上了生活的脚步，让心灵多开了一扇窗户。记得刚到爱尔兰时总是焦虑，从前的我长久生活在欲望的兔子洞里，把自己放在赛马场上，激进又小心的规划着每一步，踏空一次便觉得是万丈深渊——然而在爱尔兰却踏空了无数次，被实验室拒绝，比赛失利，社交受阻……在都柏林最初的几个夜晚，眼泪特别多，看着同辈经过两年的沉淀，在各自的道路上逐渐施展拳脚大展宏图，一条条记录成就的朋友圈刺痛着我，我仿佛是坐在候补席位的队员，冷板凳的温度直接穿透到心里。然而坐了冷板凳，喧嚣声逐渐远了，我终于有机会审视自己，什么是自己想要的，什么是自己擅长的。现在社会压力逼迫我们通过复制所谓的成功来获取社会资源，而完全忽视了人的内在动能才是决定未来的根本因素。记得那段时间有一个夜晚，我和舍友讨论985大学的焦虑和痛苦，好像被打上优秀标签的我们总是更加不快乐，究其原因，是对标签化的追逐，对世俗成功的妥协，我们在生活这场游戏里定义了成功的方式，殊不知取胜的方式有太多种，甚至胜利也并不该成为一种定义。我也越来越深刻的明白，世界上有很多种不分优劣的选择，小镇青年是一种选择，敢为人先是一种选择，闲庭信步也是一种选择，就像丰子恺的文章那样，山坡上有两只羊，一只在吃草，一只在发呆，我们太看重外在的成就，却忽略了如何与自己和解，我们总以为吃草才是“精英”的宿命，可是发呆和内省的意义却被割裂开，我们逐渐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逐渐不去问为什么，快乐和生活只化作“生计”二字，痛苦和焦虑随之而来。跳开这个怪圈，我重新思考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优势和劣势是什么，适合做什么，我喜欢或不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也终于确定了转专业的方向。回过头来，虽然有痛苦，有过挣扎，有过失落，但我终于发现思考的意义，也对自己内心更加坚定。后来的日子总是美的像诗，内心丰富的时候，对世界的触角也都打开了。爱尔兰风光到处都写着鬼斧神工——我们在北大西洋上乘风破浪，总觉得下一个浪头就会把整条船打翻，一边尖叫着抓紧救生衣，一边贪心的享受着难得一见的风光。我们在悬崖上摇摇欲坠，大声叫喊才能听清彼此的声音，笑声都消散在风声里，心里既害怕大风拂过，又期待着浪花翻飞。



周末乘公交去凤凰公园，在半小时的路程后，预谋一场和麋鹿的邂逅。回想觉得鹿真是一种有魔力的动物，置身鹿群的时候就仿佛自己是童话里的仙子，所以每次都逛到黄昏，直到阳光给画面匀上一层金边，这时候我就融化了进去。如果它向我走近，所有的烦恼就都消失殆尽，仿佛我也是一只快活的小鹿罢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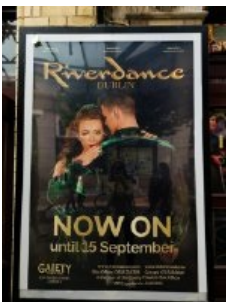
我寄宿在一对爱尔兰老夫妻家中，餐厅的墙壁上贴着世界各地的盘子，抽屉把手是精选的大理石，灶台是精心设计的壁炉样式，每顿饭都齐齐整整的包含前菜正餐与甜点，连牛油果都有专门购置的异形碗筷，即使点外卖，老奶奶也会精心摆盘再放上餐桌。我体会了什么是生活的有声有色——每逢圣诞，家里摆上圣诞树，老爷爷花一天的时间挂上满树的小礼物，烛台全都换成麋鹿主题，房间每一个角落都放上小玩偶，精灵的位置每天一换，小屋里充满了惊喜和欢笑。老奶奶总是帮我把衬衫熨好叠起，放在热炉上烘干，每次回到房间，干净的衣服总是热乎乎的躺在房间门口。老爷爷总把我们当作孙女一样，虽然嘴上说着螺蛳粉实在太臭，却总是细心给我们煮好。



生日的时候，他们连夜准备了礼物，早晨起来，桌上摆好了Happy birthday的字样，还有精心包好的礼物和贺卡，晚上回到家，他们做了中餐，买了蛋糕，还专门学习了“生日快乐”四个字的中文写法，可惜越是激动的场景，写出文字越是平淡，但当老爷爷突然关灯，抬着蛋糕走进来的时候，这里明明白白写着是我的第二个家。



在寄宿家庭的推荐下，我们去看了大河之舞《the river dance》，原以为简简单单的踢踏舞，却每一年都加入新的改编，新的元素，剧场里满满当当坐着的几乎全是爱尔兰人，他们年复一年的对传统文化的新诠释自豪不已。当号角声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跳都漏了一拍，男人女人的剧情演绎在踢踏舞的鼓点声中不断激昂，我终于知道什么是扣人心弦，觉得踢踏舞就是一场视听盛宴，走出剧场也不禁头皮发麻的感到震撼——用自己的文化不断演绎自己的故事，用音乐这种跨越种族的语言传递到世界各地，实在是令人动容。我们还赶上了爱尔兰一年一度的文化之夜，那一天下午起，所有与文化相关的博物馆、美术馆都免费开放，并以国家美术馆搭建的露天演唱会作为结尾。在这个所有美丽都不要钱的夜晚，我们在歌声里摇曳，唱着不知道歌词的民谣，都是精神爱尔兰人。



快要离开的时候，老爷爷带我们去看了爱尔兰橄榄球赛，五分钟速成的规则毫无用处，明白什么时候进球什么时候呐喊就行。三十多元的门票简直和公益没什么两样，看球就是一项没有门槛的事情，我也很快就学会跟着老爷爷摇旗助威，在场子里尖叫，见证了近几年比分差距最大的一场橄榄球赛。现在回想也只记得开场的舞蹈和高大帅气的球员，只记得旁边支持对手方的观众在离场的时候互相祝福周末快乐——规则都是人类世界的一些条条框框罢了，快乐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。



在爱尔兰还度过了国庆和中秋，转眼又是一年了。当时的国庆在孔子学院看阅兵式，从小到大，那是我看的最认真的一次，坐在身边的比利时小哥读着屏幕上的中文，讲述着自己学汉语的曲折经历，也和我们聊对熊猫和水墨动画的喜爱。起身唱国歌的时候，真有点感慨万千，中文成为了爱尔兰学校学习的第二外语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穿着带有中文的服装，也许就和我对爱尔兰文化的敬佩一样，虽然不一定明白了内核，却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尊重和值得自爱的民族，一边想着，唱着国歌竟然热泪盈眶。中秋则是在家过的，晚上我跑出来找月亮未遂，老爷爷跑到门外找了最亮的一块石头，老奶奶就一直守在窗口。爱尔兰的回忆写不完，半年的放逐，我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，如果要问交流是不是后悔，现在我已经能够笑着说值得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许自己一次放逐。

